

# 丁先生

汤成难◇著

 文匯出版社

扬州市文艺创作引导资金项目作品

# 丁先生

汤成难◇著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J 先生 / 汤成难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496-2797-4

I. ①J… II. ①汤…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5923 号

---

## J 先生

著 者 / 汤成难

责任编辑 / 熊 勇

出版策划 / 力扬文化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印刷装订 /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00 千

印 张 / 8

ISBN 978-7-5496-2797-4

定 价 / 40.00 元



汤成难，中国作协会员，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年度选本选载。获得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获得第一届黄河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出版《一个人的抗战》《比邻而居》《只有一只乳房的女人》《一棵大树想要飞》。现居扬州。

## 意外见到汤成难

李昌鹏

拥有男性化名字的女性，会让人因诧异而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汤成难算是一例。这个叫汤成难的女人，不少男人曾叫她“春哥”，她用过笔名“武陵春”，还自称把她当作男人也无所谓，似乎喜欢我们把她当兄弟对待。她拥有大长腿、杨柳腰、瓜子脸，以及高鼻梁和大眼睛。她的肤色，是小麦新鲜麦粒的色泽，健康充满阳光。她娴静、淡定，却爱穿磨出了破口子的蓝色牛仔裤。会议、饭桌上，她是不大吱声的，但如果她被迫要开口说话，便不疾不徐、条理清晰地讲起来。她说话音量不大，但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这听着挺舒服，如涓涓细流淌进你的心田。汤成难，我第一次知道这名字是读了《软座包厢》，读完了便有了兴趣看看作者是谁。当时觉得应该是个可爱的老头儿——七〇后、八〇后、九〇后的名字，好像不是这个“画风”。心想这老头儿，作品透露的意识这么年轻而笔墨是这么老到，我知道得太晚了。作为职业读者，我时常对某些作家和作品感到相见恨晚。

大约隔了一两年吧，二〇一五年九月我到济南参加《当代小说》举办的一个活动，汤成难是去代表《当代小说》的作者发言。那期间我向与会作家介绍了一项被我命名为“人物关系动力学”的研究。我第一次见到她，她戴一顶鸭舌帽，帽檐儿大，并且往下压，半遮面。我仔细瞧了瞧她——堪称美女。那颜值，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完全可以去娱乐圈混饭吃。

后来中国作协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第四次相遇。她是与会代表，我是工作人员，我叫她汤老师，我把“老师”二字还给她。汤老师是才女，舞得动文，泼得了墨，据说还奏得响琴，简直是万能文艺女巫师。有才华的人多有点儿个性，所以吧，她似乎并不热情，和陌生人是不大说话的——我貌似也可归入此类，但我实际是有轻微的社会交往恐惧症。从济南离开后，我和成难成了微信好友，我们被拉进了好几个相同的微信群，但我们搭话不多。我的朋友马卫巍马老师，是个快乐艺术家，他和成难关系不错，这让我挺羡慕的。卫巍写小说也画画，他买宝马及糊口，主要靠出售画作。某天卫巍发来微信说：“成难的画，非常好！”有了卫巍的鉴定垫底，我这个画盲勇敢为成难发在朋友圈的画作点了许多个赞。汤老师不知我用心险恶，最终也就没有经受住糖衣炮弹轰炸，她决定送我一幅仕女图。看她几乎是着了了我的道，一方面我内疚，另一方面这又让我感到意外和欣喜。

我喜欢和作家交朋友，我尊重作家、敬爱作家，但哪怕已经是朋友我也不会和他们走得太近太近。我需要和作家适当保持距离，以便毫无负担地判断作品的品质，免受私人感情的摆布。我心里是把成难当朋友的，但自从成难决定送我仕女图，我反而很少再和她联系，具体表现是，很少再到她的朋友圈去点赞——我这个人，常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这种“拧巴”，这种

小格局，让我失去了许多结交朋友的机会，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的。汤老师呢，自从决定送我仕女图，她也几乎不再点赞我发的微信内容。我们的联系似乎突然停止。这如同某种默契，显得有些微妙，我心里不免“咯噔”一下，空落落的，像是一脚踏空。我和汤老师估计是属于同一种人，对方稍有不适感，便能相互觉察到，会自觉中止联系。她是好作家，洞察人心、善良敏感，而我是一个内心柔软、迂腐细致，把生活也当作品来读的小说编辑。

停止联系大半年后，我和成难在几个月之内竟见了第二、第三及第四次面。2016年7月9日，江苏的“雨花写作营”在扬州开班，每个与会编辑之前便收阅了几十篇学员的匿名小说稿，各大期刊的编辑从全国各地前往扬州当面指导学员。美丽的扬州是汤成难生活和写作的地方，这我早已在她的微信朋友圈了解，但汤成难的小说隐藏在众多学员的小说稿中，这我并不知晓。开班那天就见到了学员中有她，我颇感意外，之前她已经获得过江苏省的“紫金山文学奖”，没想到她会来当学员。当天，我把她那篇隐去了作者名的作品《我们这里还有鱼》，狠狠地“吹捧”了一番。“雨花写作营”期间，我是辅导老师，成难客气地叫过我李老师。实际上，我对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历来心怀敬意，我当时就想回敬她以汤老师。我和成难年龄相仿，“老师”二字，我愧不敢当。

成难的小说《我们这里还有鱼》（《作家》2016年第9期），能看出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原创能力、思想能力及精神底色。材料，那一个个故事，是她从生活中抓取的，这种抓取是思考后的抓取。小说中一个人做肥皂生意，一个人做盆景，我读的时候真觉得那是做肥皂生意的人，那是做盆景的人。作品大致写的是：

生活如何将一个快乐年轻人的梦想磨灭，他又怎么用自己的小情趣，和他失意的生活对抗。这种对抗虽无力，但非常可贵。最终，小说写了——他如何被生活洗劫一空，连生命也走向衰微。这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思考生活后，得出的一种被放大的、触目惊心的慰藉和惨败、温暖和寒凉。对于作家而言，绝对是“我思故我在”。作家最终是要通过作品被读者看见、认清的。因为我们读到的那些漂亮句子，都是从作家心灵中飞出来的，或者是，在作家的大脑中快速地转过那么一圈。

2016年11月12日，“雨花写作营”第二期改稿会在徐州举办，促成了我和成难的第三次见面。这一次，我狠狠地“吹捧”了她的小说《共和路的冬天》。她依旧还是我通过作品认识的那个汤成难，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她知道现实生活是什么模样，更知道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方能给人也给世界留下希望。显然，她在为此而殚精竭虑。这次，她的作品放大了触目惊心的惨败和慰藉、寒凉和温暖——慰藉和温暖作为温暖的火种，放在了作品的最后。这部作品对人性的挖掘，对道德的维护与拷问，对历史的打捞，对现实的批判，强劲有力。她写的是一个能够翻越过去的冬季，自然环境的、生活状态的、生存状态的，乃至社会环境的一种寒冷季节，但她为人物准备了温暖，准备了人人心中随时可以取出来的精神的篝火。

现在好了，第四次见面，我已把“老师”二字还给了她，该还的我还了。想说的，我也已经说完了。今天写这篇关于她的短文，整个过程，我心情愉快。如今她叫我昌鹏，我叫她成难，虽然我们交往少，依旧陌生，但又仿佛是失散的兄弟——这种陌生而亲切的感觉，我十分喜爱。我将继续甄别，拒绝，也迎接并珍惜和天下兄弟的一场场意外相遇。汤成难，后会有期。

# 目 录

序 意外见到汤成难 / 李昌鹏 / 001

呼 吸 / 001

老马的木枪 / 024

春风沉醉的早晨 / 049

鸿 雁 / 058

搬 家 / 080

美丽世界的孤儿 / 098

荷花小区5幢601 / 114

老胡记 / 131

惊 蛰 / 157

冬 至 / 172

J先生 / 192

稻草人 / 198

坐 车 / 209

一棵悬铃木 / 215

一条小河 / 227

失语者 / 234

# 呼 吸

## 1

长江水到仙城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奔腾之势，像一个跑累的孩子，松了劲儿，江面变得宽阔起来，平缓，安静，如果是晴天，还能看到江面上泛起的细碎波光。淮河的水就是在这里入江的，由北向南，穿仙城而过。仙城的人称它为引江河，据说长江涨潮的时候，江水会倒灌上来，所以，引江河里究竟流的是淮河水还是江水，谁也说不清楚。但仙城人执拗地认为是江水，这样，横架在引江河上的引江桥也可称之为长江大桥了。

引江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的，桥身是水泥的，桥面很长，看起来比较壮观，对于它的长度，仙城人用脚丈量过。一千多步呢，量的人说。也有说只有九百多步，说法不一，最后数字被定格在一千零一步——仙城人比较接受这个带点传奇意味的数字。从桥上经过的人会有意无意地数着步子，要是走完桥面正好是一千零一步，他们便会露出一丝不为人知的微笑。但大多数人走了一半，便停下来，站在桥中央向下看。桥下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起着微波的江水，江水涟涟，一直通向远方，他们专注看着，又或者什么也没看，而是习惯性地身体伏在栏杆上。栏

杆是水泥的，每隔几步就有一幅图案，图案是十二生肖，由于做工粗糙，看的人要辨认很久方能猜出是什么动物。后来，栏杆被钢管替换，钢管刷了红漆，风雨之后，漆面剥蚀很多，逢年过节又被刷上一层；再后来，钢管换成了不锈钢，白亮亮的，既不需要那么麻烦地刷漆，又十分地干净，仙城的人就把身子伏在光滑的不锈钢上——可以说，栏杆的变化也正是仙城的革新与变化，这一点，仙城人是亲见了。

苏小红也见证了这一切。苏小红从不趴在栏杆上向下看，而是从桥上匆匆而过。引江河将仙城一截为二，城西是旧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是新的，有着这个县城最早的居民楼。后来城市向东开发，城西就停滞下来，至今仍保持着七八十年代的风貌，老面粉厂，老职工宿舍，老浴室，老剃头店……苏小红就住在城西，在城东的食品厂上班，她记不清自己从这桥上走过多少次了，从十八岁进厂到现在，每天四次，差不多也四万次了，苏小红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

桥栏杆是水泥的时候，苏小红还是个毛孩子时，被她的父亲苏师傅用右手牵着从桥上经过。苏师傅的左手是空着的，原本牵着她的姐姐苏小明，但苏小明喜欢自己跑，她比苏小红长几岁，像个小大人了，挣脱开苏师傅的手冲到前面去，趴在似是而非的图案上辨认着。

苏师傅在老面粉厂上班，头上身上常年都是白白的，他们有工作服，但面粉总是顽皮地从布缝里钻进去。他们还有带披肩的帽子，看起来有点像日本鬼子，苏小红和她的姐姐经常戴着玩。她们也去过面粉厂，看她们的父亲将一袋袋面粉运到仓库去，面粉装在布袋里，布袋也是白色的，很软，苏师傅把它们从肩上撂到地上的时候，布袋就会小声地“噗”一下，一些白色面粉从布

缝里飞出来，像人的一声叹息。

苏师傅每个月可以休假一两天，休息的时候，他就牵着两个女儿的手，到引江桥上走一会儿。桥底下会有货船经过，一些卖大白菜的，卖西瓜的，还有卖煤炭的……他们便趴在水泥栏杆上向船上看。六岁的苏小红问苏师傅，她说，轮船在水里走，为什么没有把鱼给轧死了呢——

苏师傅笑起来，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女儿的问题，只觉得问得有意思极了。他把苏小红抱起来，举过头顶，又在空中转了个圈。若干年后，苏小红总是想起这一场景——她离开了地面，仿佛在俯瞰一切，地面上有她的父亲，她的姐姐，引江桥水泥栏杆，还有更远处的轮船和青色江水。

## 2

苏小红比苏小明小四岁。苏小明读小学的时候，苏小红读幼儿园；苏小明读幼儿园的时候，苏小红也读幼儿园了——她们的母亲杨老师在幼儿园里做代课老师，所以三岁的苏小红就被她带到教室里去了。苏小红记不清是自己的记忆还是听母亲说的，三岁的她像个神童似的，具体表现在几点：一次杨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飞”字，让学生们认一认。底下一片面面相觑，只有苏小红将一只细小的手臂举起来，三岁的苏小红用十分稚嫩的声音说，飞，飞机的飞。还有一次杨老师问学生们他们的理想是什么，有答做老师，有说做医生，还有说做科学家，只有苏小红说她要做歌唱家。这个回答使得全班都一阵羡慕，他们没想到唱歌也可以是一种理想。这两个关于她“神童”的例子，苏小红听过无数遍，以至于她的母亲再向别人说起时她都感到小小的不适。

她的母亲叙述重点是在第二条上，即成为歌唱家。的确，苏小红是喜欢唱歌的，咿咿呀呀地能唱出好几首。那时他们家每个礼拜都会开一次家庭会议。家庭会议无非是每个人说一下刚刚过去的一周和即将到来的一周做了什么和完成什么，这些都是三言两语的事，所以，剩下来的很长时间是个人才艺表演。她们的父亲苏师傅会吹口琴，苏师傅当过兵，吹的歌曲都是《打靶归来》《十送红军》什么的。杨老师呢，会弹琴，家里有一架风琴，杨老师坐在风琴前，身体随音乐摇摆。杨老师弹琴的时候她的姐姐苏小明便跳起舞来，苏小红不爱跳舞，或者说有些不好意思。这一点她的母亲也批评过——不出趟——她用仙城的方言说。所以苏小红只站着唱两首歌，她把话筒（手电筒代替）握在手里，头低着，声音细小而胆怯。尽管这样，苏小红也是十分喜欢这样的夜晚的，她想到那些描述家庭幸福美满的场景大概就是如此的吧。

苏小红读小学的时候，她的姐姐苏小明已经到了引江桥东的中学去了，家里给她买了辆自行车，正流行的26型的，没有大杠，屁股一抬就上去了。苏小红已经会骑车了，姐姐放学回来后， she就把自行车推出去骑上一圈，从小区一直骑到引江桥，但不过桥，她一个人不敢的，就在桥头上调头返回。苏小明也经常骑车带苏小红去桥东玩，那里有小商品市场，有游乐场，还有商业大厦，她们并不乱买东西，而是用零花钱买一串糖葫芦分着吃。常常是苏小红坐在后面，把糖葫芦串伸到前面，苏小明咬下一个后她再咬下一个。回来的时候，她们会把车停在桥中央，和那些站在桥上的人一样，吹一吹江风，再看一看远方。她记得她的姐姐苏小明看着夕阳感叹的那句话，那时她已经学了不少古诗了，也能灵活运用，苏小明说，夕阳无限好啊。然后她告诉苏小红，这真是一个美好年代。

苏小红不太懂苏小明的意思，但她十分崇拜她，甚至为苏小明能背诵出“夕阳无限好”这样的诗句感到自豪。她也看着江面，碧波万顷，夕阳洒在上面，江水平静悠缓，流向她所不知道的地方。

苏小红四年级的时候，成绩开始平平了。她生得小巧，说话声音纤细，坐在角落里是不太引人注意的。那时杨老师还在幼儿园教书。幼儿园和小学在同一个大院内，下课的时候，苏小红还能看见她的母亲从操场经过。杨老师个头不高，齐耳短发，平时不苟言笑。有过去的学生看见她了，便叫一声“杨老师”，杨老师就抬起头“嗯嗯”两声。她走路快，步子却很小，所以看起来总是一副急匆匆的样子。杨老师也不来看苏小红，但苏小红知道有一道目光经常落在她身上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她经历了一段不为人知的过程——她的母亲不再教她了，她的姐姐也刚好离开小学。她感到害怕，学校里那么多陌生人，那么多陌生的角落，如果没有同学陪她一起上厕所，她是一个人害怕经过漫长而嘈杂的操场的。后来有一次，她去倾倒垃圾，垃圾房寂静无人，她倒完垃圾拔腿就跑。当她一口气跑到操场的时候，突然看到幼儿园教室窗口有一双眼睛，正是母亲，站在窗户的玻璃后面看着她，苏小红顿时感到温暖，差点流出泪来。

苏小红生性胆怯，说话走路都是低着脑袋的。夏天时，苏师傅常常带苏小红到引江河边去，河里很多人在游泳——仙城水多，在水里淘个米洗个菜，顺便把澡也给洗了。傍晚时候，水面上总是漂着一些瓜皮似的脑袋。这些脑袋里也有苏师傅，这个时候，苏小红往往蹲在岸边，张着嘴表示着羡慕兴奋和害怕。后来，苏师傅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只旧轮胎，就试着让苏小红躺上去。关于这个，苏小红差不多花了两个暑假才鼓足勇气，轮胎中

心是空的，屁股坐上去后，身体便呈了“U”型，苏师傅轻轻一推，轮胎顺流而下——这是苏小红夏天里最快乐的事了——轮胎一路向南，从坝口出发，穿过引江桥洞，一直到三江营，江水清澈，甚至能听到晶莹剔透的声音。苏小红微闭着眼睛，两只手划着水，岸边打了卷儿的柳树，以及啪啦啪啦抖动叶子的杨树，都向身后跑去了。她觉得这个城市真好，那么漂亮，又那么温柔，她不知道用怎样的语言来形容这种“好”，它渗透在心里，让坐在轮胎上漂浮的苏小红牙齿都情不自禁颤动着。

### 3

这一年的苏小明已经读初三了。苏小明的性格和苏小红截然相反，她活泼，好动，学习上要强，是班上的体育委员。苏小明还参加了“白天鹅”小作家班，据说作文写得倒是很好。老师们也很喜欢她，认为苏小明将来是“很有出息”的。所以，苏小明在后来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选择师范中技什么的，而是填了高中，她要上大学。

苏小明如愿进入一所重点高中，她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为了能多点时间复习，苏小明要求住校，这样，苏小红只能在每个周末才能见到姐姐了。苏小红平时也没有什么朋友，除了苏小明，她很少和别人讲话。每个周五傍晚，苏小红都去引江桥上等姐姐，远远的看见一个骑粉色自行车的女孩，苏小红就挥起胳膊，等车到跟前了，再追着车小跑一阵，跳上去，她环抱着苏小明的腰，一路春风拂面。苏小红喜欢听苏小明讲学校里好玩的事。苏小明说，住校其实挺好的，不过要自己打饭打水，自己洗衣服，宿舍里十个人，晚上一起泡方便面吃，早上也不能睡懒

觉，十个人，吵死了。苏小明停了停，又继续说，不过呢，你这种性格是不适合住校的。苏小红嘟着嘴，也不说话，好像默认了似的。

这些年的家庭会议一直继续的，会议三言两语，结束后苏师傅仍旧用口琴吹那几首歌，杨老师也照样弹风琴，只有苏小明和苏小红有了新的舞蹈和歌曲。苏小红唱的歌都是苏小明教的，她的声音还是很细小，像初春的一只蜜蜂。轻舞飞扬时，杨老师的脸上总是会露出一丝微笑，仿佛被感染了似的，苏小红记得月色下母亲的微笑，那微笑就像一只透明的蝴蝶，落在她的脸上。

苏小红之所以记住这些，是因为在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母亲的笑容了。

1996年的夏天，她的姐姐苏小明跳江了。

苏小明是从引江桥上跳下去的，跳江那天下大雨，桥上没人，或许有人，但没看见。尸体是第二天在入江口发现的，捞上来时已经涨得滚圆，衬衫纽扣都被撑破了。仙城人说，要是再晚一步，就被江水冲到大海里去了。

没有人想到苏小明会自杀，更没人想到苏小明高考落榜。这一年，她考得很不好，连她的老师们都感到十分意外，那些平时成绩一般的倒是考走了，这对苏小明的打击很大，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一个夏天都没出门，唯一的一次，就是跳江。

苏小明死后，杨老师变了一个人，不像从前那般衣衫整洁了，头发也常常忘记梳，她每天都去桥上呆望，苏小红把她拉回来，一眨眼，人又不见了。杨老师不去幼儿园教课了，因为学校有了新的老师，人是越来越瘦，话更少了，只要一开口，就是关于苏小明的。有一阵子，苏小红发觉她很像祥林嫂，这么一想，不禁打出一个冷颤来。

初中毕业，苏小红进了职校，这是她自己填报的志愿。这时的杨老师已经病了，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发呆。也去医院治过，具体是什么毛病，医生没给出个说法来。那段时间苏小红每天去医院照顾母亲，下午的课她是不上的，她学的财会，不像自己想的那么有意思，而且，苏小红讨厌算盘，噼里啪啦的声音使人烦躁。苏小红跟班长请了假，逃似的离开课堂，去菜场买点菜，回家做好便送到医院去。杨老师吃不了什么，一点点汤水喝进去都会吐出来。她死劲咳着，像要把五脏六腑咳出来似的。这个时候，苏小红就在她后背轻轻拍着。

从病房的窗口可以看见远处的引江桥，桥面有一小段被居民楼挡住了，露出的那一截便有些怪怪的。苏小红常常坐在窗口向外看，从桥上经过的人骑着车或者步行，走着走着仿佛就走进了居民楼里。楼房使引江桥变得不那么雄伟了，它们是什么时候砌的，苏小红都不知道，楼房外面刷了漂亮的涂料，蓝得跟天空似的。远处，江面依然辽阔，两岸停了船，一些卖白菜或卖西瓜的会在仙城停下，稍作停留，加水，补给物资，顺便也能将船上的东西卖出一些。仙城人喜欢这些小贩船，尤其是卖西瓜的，每年夏天都来，瓢甜，皮薄，比周边镇上的西瓜好吃很多倍。西瓜船是要到上海去的，也有的停在仙城就不走了，他们把船歇在引江桥下，一块跳板伸到岸上来。第一个看见船坞里西瓜的人，一定会趴在栏杆上朝下喊几声——西瓜阿甜啊？船上的人也大声回答说：甜了进了心！仙城人是喜欢这个回答的，虽然辨别不出口音的出处。桥上的人下桥了，顺着台阶，跳板，一直走到船上。苏小红也跟苏师傅去买过西瓜。苏小红不太敢走跳板，上下晃得厉害，后来船上的人告诉她，只要跟着它一起晃动就会很稳当。上了船，苏小红站在甲板上向桥上看，桥上的人也垂着脑袋向她看